

陕西旅游出版社

陕西

社

彩衣神

(台湾) 卧龙生著

下

新派长篇武侠名著

彩衣神

卧龙生 著

(下)

陕西旅游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2 号

责任编辑:陈全力

封面设计:孙建美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710061)

新华书店经销 光明日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9.5 印张 550 千字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199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418-0624-2/I·183

每套定价:23.80 元

第五十八章 两小无猜、四面楚歌。

他见绿衣少女的一双眼神落在紧闭的柴门上，也顺着放眼瞧去。

原来，门上，用竹枝插着一张白纸，上写：

凤翎：

我往川中一行，采取天蟾的配药，大约半月可回，捕回后，可置于第九十九个冷玉匣内，方不会热燥而死！牢记！”

九州留

这张纸条并没有值得吃惊的事，平常得很，为何绿衣少女竟呆在门口，花容极为焦急，怅然沮丧呢？

郑雷想着，不由道：

“令祖老前辈去采配药去了？”

绿衣少女木然的点点头道：

“是呀！这……这……这便如何是好呢？”

郑雷奇怪的道：

“难道令祖从来不出药王谷吗？”

绿衣少女摇头道：

“一年却有一半到外面去找药，难得在谷内清静十天半月！”

“既然如此，姑娘何必……”

“现在情形不同呀！”

“甚么情形不同？是不是捕捉‘三足天蟾’必定需要他老人

家？”

“那却不需！”

“姑娘，这就不当要紧了！”

“哎！你这个人……”

“我这个人？”

绿衣少女急得粉面飞霞，搓搓手，咬着下唇，焦急的终于道：

“你看，这谷中只有我们两个，一男……一……”

她原来是为了孤男寡女，同处一室，生恐蜚短流长，传了出去有失了药王谷赵家的清誉！

郑雷不由豁然大悟。

他觉得她的顾及不是多余的，慢说是一女儿家，就是自己，也应该瓜田李下各避嫌疑才是道理。

因此，他也红着脸苦苦一笑道：

“真不凑巧了，只是在下无福，不能拜见长者，姑娘，就此告辞了，七日之后，飞瀑潭再见吧！”

说完，拱拱手，大跨步向来路上走去，义无反顾。

绿衣少女的一双杏眼，随着郑雷的背影，片刻未离。

限见郑雷的影子已快转向谷口的削壁。

她突然点地腾身，追上去，娇呼道：

“慢走！你到哪里去？”

郑雷回头应道：

“在下就在飞瀑潭附近等着姑娘！”

绿衣少女的柳眉上扬，憨口的道：

“等我七天？”

“当然！当然等姑娘七天？”

“那……吃甚么？睡甚么？”

“嘿！嘿嘿！凤翎姑娘！你想得真周到！谢谢你……”

“咦！你怎么知道我叫赵凤翎？”

“这……令祖的留字上写的明白，在下适才所见，焉敢就忘！”

“你……”

赵凤翎咬了咬下唇，略一沉吟，忽然改变了初衷，话题一转道：

“你居然记下了我的名字，那你姓甚么叫甚么也该告诉我呀！”

她的一张粉面涨得通红，连脖子也像五月的榴花一般，娇羞不胜。

郑雷觉得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何况，自己与药王谷既无仇，又无怨，也不应该再隐瞒的！

因此，也爽朗的道：

“在下姓郑，单名一个风雷的‘雷’字！”

赵凤翎含首低声道：

“郑雷！”

接着，她又面容一正，朗声道：

“郑少侠！你不要走了！”

语意似乎十分坚决。

郑雷不由大出意料之外，生恐自己的耳朵把话听错了，疑惑的道：

“凤姑娘！你是说……”

赵凤翎更大大方方的道：

“七天餐风宿露，虽是武林人的家常便饭，但是又何必白白的受这份苦呢！留下来，心正不怕邪！你就住在爷爷房里吧！”

郑雷犹自嘤嘤啜啜的道：

“怎好为了在下享受，打扰姑娘，何况不太……方便！”

赵凤翎爽快的道：

“没有不方便的地方！走！我爷爷不在，连不准展功献艺的忌禁也可以免了！随我来好啦！”

好说着，招了招手，一起势射向竹篱之前。

郑雷当然是求之不得，可以免除七天冻饿之苦是小，不必在“三足天蟾”未出水之前与“彩衣老者”同紫罗兰碰面多生枝节事大。

何况，赵凤翎话已说出，自己若再扭妮作态，也显得太也小家子气了。

因此，他也随之回到茅舍之前。

这时，赵凤翎早已推门进屋。

室内，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名画古琴，医典盈橱，十分精致。左面，一连两间，乃是药库。

大小的瓶罐葫芦，塞满了四壁的竹架，真乃是琳琅满目。

药库最后，乃是一间画室，也正是“妙手回春”赵九州的卧室。

右则，竹帘低垂，绫幕掩映。

不用说，必定是赵凤翎的香闺。

赵凤翎将郑雷让在上坐，然后笑嘻嘻的道：

“一连两天，可饿死了，先弄些吃的，郑少侠，你稍坐片刻！”

郑雷也笑道：

“凤翎姑娘！你爽快，我也爽快，如果你不讨厌，生火取水的事，在下足以胜任，不致劳动你一人！”

“你是客人，如何使得！”

“若是把我当客人，在下只有告辞愧不敢当了！”

“这断然……”

“姑娘不是说武林一脉，莫落俗套吗？”

“好吧！算我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哈哈哈哈哈……”

“咯……”

两人相互一声爽朗的大笑，真的分工合作，生火取水，添柴煮饭，新鲜的蔬菜，腌腊的野味，便当得很，少时便端在桌上。

一来，二人都已饥饿，二来自己动手煮的，分外香甜。

席间，两少不得谈起结网捕捉“三足天蟾”的事。

赵凤翎又慎重的道：

“七日之后除了捕蟾之外，还少不得要预防第三者插手！因为‘三足天蟾’乃是人间稀奇之物，虽然消息尚未传入江湖……”

不等她说完，郑雷已紧接着道：

“据在下所知，消息已不脛而走，而且已有江湖人进入吕梁山了！”

赵凤翎闻言突然将竹筷一放，奇怪的道：

“真的？隐道你有甚么发现吗？”

郑雷道：

“在下第二次追赶风姑娘之际，凑巧碰上了两人为天蟾之事争论！”

他将晋城“孤魂祠”一段往事轻轻隐过。

“两人？有两为天蟾之事争论？”

一连几句话，可见她心中的焦急。

郑雷便就“彩衣老者”与紫罗兰之事，简略的说给她听。

赵凤翎忧形于色，忙道：

“不知那二人的功力修为如何？”

“据在下揣测，都是武林中一等高手！”

“哎呀！那可糟啦，偏偏爷爷又不在谷中！”

“凤姑娘！你是说……”

“三足天蟾体躯虽小力大无穷，逆着飞瀑上跃，可以看出，捕捉之人，势必使尽全功，用大力手法，将它制服！”

“姑娘当然可以辨得到！”

“可是，若是有人乘机施袭，心无二用，不能分神，乘不大糟！”

“姑娘说的是那二人？”

“是呀！”

“这一点尽可放心，区区不才，愿意代为分劳，不让他们猖狂！”

“可是，以一敌二，孤掌难鸣，假若……假若再有强敌……”

赵凤翎的愁容满面，忧心忡忡。

因为，她不知郑雷小小年纪，功力修为如何。

郑雷却咧嘴一笑，毫气干云的道：

“凤姑娘！纵有千军万马，在下也堪一挡，你只管专心捕捉天蟾，应付强敌在下不许他们侵扰姑娘就是！”

赵凤翎虽无轻视之意，但显然的也无信心。

她沉思了片刻，要想从郑雷的师承门派中来衡量他的功力。

因此，巧妙的道：

“郑少侠是那一个门派的传人？仙乡何处？”

郑雷苦苦一笑道：

“惭愧！在下并不是任何名门正派出身，了然一身，四海为家！”

赵凤翎不由微微一愣，梨涡隐现。

因为武林人有时不愿轻言师承门派，第一是恐有失招丢脸辱师门，第二是保守自己功力招式的秘密。

郑雷既不说明，赵凤翎也就不便苦苦追问。

本来是一顿喜孜孜的饭，为了这事，赵凤翎却在内心里担忧，担忧捕捉天蟾之时，突然节外生枝。

但是，这也是未可预料之事，只是放在心中。

日月如流。

一天、二天、三天……

已经是六天过去了。

在这六天之中，算是郑雷既清闲又安逸的日子。

赵凤翎忙着结网，因此，凡是郑雷可以动手的事，他都抢先去做，甚至洒扫的事也不例外。

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与赵凤翎之间，已没有半点生疏之感，彼此像是多年的挚友，感情突飞猛进了不可以道里计。

就在第六天的傍晚。

两人结束一番，带了丝网，倒关上柴门连袂出了药王谷。

也不过是三更时候，已出了幽径，到了飞瀑潭，还没现身，二人不由倒抽口冷气。

赵凤翎固然是大吃一惊。

连郑雷也不由呆住了。

荒野僻静的“飞瀑潭”，飞瀑隆隆依旧，潭水淼淼未改，可是，围着潭的四周，飞瀑附近，却是魔影憧憧，眼光碌碌，不下十来起人。

彩衣老者凝神站在潭左，虎视眈眈，双目炯炯。

紫罗兰俏立潭右，虽然故作轻松，但却掩盖不住她一脸的紧

张。

紧靠着飞瀑之下，地上盘坐着一位半老徐娘，云鬓不整，衣衫肮脏，正在运功调息，养神待变。

潭边，杉树下面，五个黄衫老者，年龄相若，乍看去分不出谁老谁少，奇怪的是五人不但穿章打扮一致无二，连面目也十分神似，真好像一个人的五个影子，分开来跌坐在五处。

五个怪黄衫客的一旁，另有一个硕然大物的和尚。

那和尚袒胸露腹，肚大如鼓，白胖胖的脸上，永远露出笑容。

斜对着肥胖的和尚，一个苍白花发的老花子，正在酣声大作，是喝醉了酒，又似在熟睡。

那花子，斜倚在一块大石头上，颈下横着一根枯藤短杖，怀中抱着一个其大如瓮的葫芦。

这人，郑雷一看就知，是常听人言的“穷家帮”帮主，江湖负有胜名的“醉里乾坤”司徒良。

远在潭的另一端，树阴之下，还有三五丛人。

但是，那些人似乎自知无法与这些一时硕彦的诸人抗衡，不敢妄想争夺“三足天蟾”，而又不愿离开。

他们一定是想发现奇迹，远远的等着“三足天蟾”送到自己手心来，最少，要开开眼界，一见这人间稀奇之物，或者是幸灾乐祸，看这些辣手人物，杀个你死我活，几败俱伤。

这情景，把飞瀑潭拥得气氛紧张，一片愁云惨雾，仿佛死神脚步一声声慢慢的走近了来。

只等“三足天蟾”出现，杀劫也就随之而起。

赵凤翎杏眼扫视群雄一遍，低声对郑雷道：

“郑少侠！想不到风声传入江湖，引来这许多扎手人物？看起来，今日之事，恐怕不易得手了！”

郑雷此时也不由暗捏了一把汗。

眼见着这环伺在四周的高手，立刻就要变成自己的对手，每一个人又都是不可等闲视之的有名人物，要想一个个的打发，可真没有把握。

因为，英雄也怕人多，好汉难敌四手，而那众矢之的“三足天蟾”却是独一无二，没法分开的。

可是，郑雷在药王谷曾经夸过海口。

他说过：“纵有千军万马都由在下打发，姑娘尽管放心！”

此时，言犹在耳，难道说的话不算？

想着，他苦苦一笑，低声道：

“风姑娘！在下还是一句话，你只专心一意的捕捉天蟾，其余的事，全由区区一人担当！”

赵凤翎那有这种信心，口中虽未直接明言，但却勉强的笑了一笑，道：

“这些人可都是惹不起的硬主，个个难缠的健者！”

她的凤目瞧着郑雷，又指点着那半老徐娘道：

“这个脏女人是字内弄蛇的名家，江湖上找不出第四位的怪人！”

郑雷不由一愕道：

“难道她就是‘女蛇神’秦大姑？”

“女蛇神”秦大姑的名字，在武林中与“碧发蛇姬”“盘龙神女”鼎足而三，也是弄蛇的权威，辣手的女人。

她的名讳，郑雷也是为了追探蛇园“梁夫人”的来历，与探访“买蛇美妇”的名单上记在心中的。

他想不到，今天却在此露面了。

赵凤翎点头道：

“正是这个妖妖怪怪的女人！看那令人一见发呕的肮脏样儿！”

说完，她又指点着打鼾的老花子道：

“这花子头你该认识吧？”

郑雷连连点头道：

“穷家帮帮主‘醉里乾坤’司徒良！算是武林前辈。”

不料，郑雷的低语还未落音。

“醉里乾坤”司徒良的鼾声陡停，一弹而起，大叫道：

“哎呀！不好！又来了两个高手，这可难对付！”

他这一叫，声如雷吼，潭边的一众群雄，不由全是一愣，个个凝神作势，游目四下搜寻。

“女蛇神”秦大姑嗤之以鼻道：

“老花子！你是发酒疯？还是做恶梦！”

不料，紫衣飘飘的“紫罗兰”却淡淡一笑道：

“他一不发疯二不做梦，真的又来了两个高手，只是不知为甚么躲躲藏藏的不敢露面！嘻嘻！”

郑雷心中更是一惊，扯了扯赵凤翎的衣角道：

“凤姑娘！我们出去……”

赵凤翎正紧好蒙面青纱，尚未答言。

“唰——”一声破风之声，陡然射到身边，两人不由一跃分开，同声喝道：

“怎么！打算偷袭暗算？”

第五十九章 庐山飞狐、彩衣之谜。

“凤姑娘！你连老花子也不相信，我司徒良不是那种人！”

嘶哑的语音未落，“穷家帮”帮主、“醉里乾坤”司徒良一手抱着大葫芦，一手提着藤杖，已现身拦在郑雷与赵凤翎的前面，左手的酒葫芦突然高举，右手半截藤杖扬臂一拨，大叫道：

“暗算偷袭的人在这儿呢！”

他的话音未落。

“铮！”

一声清脆的爆声，半空中火星四溅，藤杖拨得虚空射下的一枝“白骨丧门钉”，霍然荡出五七丈之外。

原来，真的有人施用暗器，郑雷与赵凤翎只顾打量潭边的群雄，并没防到半空中有人偷袭。

郑雷不由勃然大怒，突然暴喝一声：

“好小辈！下来让我见识见识！”

他的人尚在半空。

一棵浓荫遮空的大树上，一阵刺耳的怪笑，射出个五短身材，尖嘴缩腮雷公形的怪人，一身劲装，两袖之下多了两幅翅膀似的宽布，凌空呼呼生风，俨如一只怪鸟，令人蓦吃一惊。

雷公怪人笑声未已，高吼如啼的道：

“那里的野小子，飞瀑潭容你插脚，我‘雪山飞狐’就不用江湖中混了！”

郑雷中途一剪双臂，人不落地，前射的方向已变，“拂云手”立刻随之施出，同时口中喝道：

“在下今天就不要你再混了！”

“雪山飞狐”在武林之中，虽不是一方的令主，一门的宗师，但他独来独往，也算得是响当当的人物，金字招牌。

然而，他人尚未落地，半空中好像有数不清的千万手掌，不分空道的迎面袭来，也不由大吃一惊，胡乱展功护体，吼道：

“小辈！这是甚么门道！”

郑雷冷哼了一声：

“这叫‘追魂手’！”

喝叱声中，果然掌势陡变，“追魂手”真的接踵而至。

这三大绝手，乃是“盲龙”古天客三十年苦思的精华绝招，不旋踵之间，郑雷竟一连施出两招。

凭他“雪山飞狐”刁钻古怪，心黑手辣，也不由大叫了声：

“不好！”

紧接着，又听郑雷吼了一声：

“滚！”

蓬！凌空劲风大震，发出了声巨响。

“哇！哇！啊——哎呀！”

“雪山飞狐”的人，像断了线的风筝一般，一连翻滚不停，嘭通！大响声里，正落在潭水正中。

水花掀起老高，黑影往下一沉，然后浮了上来，水面，泛出一大片殷红的血色，“雪山飞狐”再也飞不起了，结束了他作恶多端的一生。

这一连串的变化，说起来太迟，在当时，也不过是电光石火，一刹那之间的事，快得难以形容。

“雪山飞狐”恶名昭彰，死不足惜。

然而，似这等见面一招未竟，便断送了性命，简直令人难以相信。

在场之人，自信也没有这个能耐。

因此，人人目瞪口呆，个个惊惶满面。

最使他们生疑的是，没有一人认识郑雷，不知他的来路。

虽然郑雷是与“药王谷”“妙手回春”赵九州的孙女同道而来的，但“药王谷”中众人咸知，并没有这么一个彩衣少年。

其中，最不解的，要算那彩衣老者。

由于“穷家帮”帮主“醉里乾坤”司徒良出面替郑雷与赵凤翎挡去“雪山飞狐”的暗器，他们以为司徒良必然与郑雷有交情。

彩衣老者跨步上前，对司徒良拱手道：

“司徒帮主！这一男一女少年高手，是那一线上的朋友？”

“醉里乾坤”司徒明指着赵凤翎道：

“这是药王谷，神医……”

彩衣老者不耐烦的道：

“风姑娘我从小见过！我问的是这彩衣少年？”

“他……”

“醉里乾坤”司徒良那能说出郑雷的来历，一时不由愕然无语。

不料，郑雷落地之后，已抢上一步，对着彩衣老者道：

“你不问我，我也想问问你！”

彩衣老者不由一震道：

“你问老夫是谁？”

郑雷忽然朗声一笑，提高了嗓门道：

“我不管你是谁？但一定要要求你两件事！”

彩衣老者更是一头雾水，忙道：

“两件事？两件甚么事？”

郑雷的胸膛一挺，伸出了两个指头，侃侃言道：

“第一件，要你立刻脱下这身彩衣！第二件，限你脱衣之后，马上退出吕梁山，不得多留片刻！”

此语一出，场子中人全都噓的一声，出了口长气。

那“彩衣老者”一脸的肉刺个个发紫，气得半晌讲不出话来。

郑雷却大刺刺的又高声叫道：

“退出吕梁山，是今天在场之人一体都应该照办的！”

“穷家帮”帮主“醉里乾坤”司徒良不由一楞，回首对赵凤翎低声道：

“风姑娘！他是你们药王谷的……”

赵凤翎得意的道：

“新交的朋友！”

“他是甚么来路？”

“我也不太清楚！”

“他为甚么要一棍打死一圈人，不怕众怒难犯？”

“这许是他的性格！”

此时，紫影一飘，紫罗兰的杏肩微动，已换位移形，到了郑雷身前丈余之处，嘴角含笑，贝齿半露，莺声燕语的道：

“要他脱去彩衣，想必是他那衣装打扮与你相同，你看不顺眼？”

郑雷得意的幌了幌头道：

“姑娘说的不错，在下正是此意！”

紫罗兰又笑道：

“要我们不分青红皂白的全退出吕梁山，又是为何？”